

编号：

#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九四四年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九年——一九四四年

中央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编委：

盛彦 孙景悦 潘景隆 潘合定

马淑德 王新革 程兆申 安德喜

顾问：赵朴 温永录 周兴

王景

主编：盛彦

副主编：孙景悦 潘景隆 潘合定

责任编辑：刘亚祥

编辑：石岩 赵晶莹 朱桂琴

审稿：盛彦

编出时间：1991年12月

印刷单位：绥化市印刷厂

印数：2000册

##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编辑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所保存的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和军队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均按原件刊印。其中，凡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均在标题上加△号以示区别。

三、编入本文集的档案资料，均保持其历史面貌，编者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颠倒字作了若干订正；对明显的错字、漏字，将其正字改

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对原文标题中的机关不确切的简称进行修改者(如“省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以党的组织机构为基础,分级编排(群团文件排在同级党的文件之后;军队的文件单独编排)。在同一组织机构内,按时间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尚希识者指正。

# 目 录

- 罗敏生(斗争)上发表的文章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 (105)
- 谢觉哉给祥生的信  
——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 (1)
- 玉真给×区委并转满洲省委、中央的信  
——关于开除王钜党籍的问题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日) ..... (7)
- 韩守本、赵尚志给中央组织部信  
——呈述被难经过恳请救济并指定工作  
(一九二九年五月) ..... (11)
- 玉真给中央的报告  
——东三省朝鲜侨民状况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 (13)
- 刘少猷给中央的信  
——关于满洲省委对其在满工作批评的答辩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 (19)



## 玉真给民委的信

——关于韩人组织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月九日) ..... (29)

##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报告

——关于北满农民运动及社会状况的调查\*

(一九三〇年五月) ..... (41)

## 除公木、威声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

——关于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工作意见提纲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 ..... (73)

## ×同盟关于在满朝鲜人问题的提案

(一九三〇年六月) ..... (77)

## 高举消灭韩国派争的旗帜

——姜山在《斗争》上发表的文章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 (85)

## 团满洲省委工作报告

——关于反立三主义、反右派及反倾向斗争等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89)

## 看右倾机会主义的手段

——罗根在《斗争》上发表的文章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 ..... (105)

## ×昆同志巡视北满报告

——党部内部情形及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 ..... (107)

## 团北满特委开除张伯文团籍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115)

振鹏、维邦关于他们几个同志被捕入狱、出狱的经过  
报告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 ..... (123)

##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给下江工会工作委员会的信

——关于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当前中心任务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 (147)

## 赵尚志的声明书

——关于自己所犯错误问题\*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 ..... (159)

团满洲临时省委关于永久开除刘明佛、杨波团籍的  
决议



王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 ..... (167)

## 锄耕给省委的信

——关于小钟工作错误及组织第二军和东满干部缺乏等问题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 ..... (169)

##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一)

——关于东满特委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干部简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175)

## 林莎关于在奉天被捕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183)

## 叶琛的补充履历

(一九三五年) ..... (195)

## 大纲给王明、康生信

——关于交通工具问题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 (199)

## 小骆的履历

(一九三六年) ..... (203)

## 赵毅民[敏]给张黎同志的信

——关于自己两次被捕入狱和出狱经过情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209)

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

——东北党组织的现状 & 北满党存在的问题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 ..... (225)

金策关于张寿钱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  
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253)

赵尚志、张寿 致四军二团的信

——关于加强部队教育等问题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 ..... (269)

赵毅民关于中共满洲省委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 ..... (273)

林莎给共产国际干部部的报告

——关于中共满洲党、团组织概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 ..... (283)

金策给周保中的信

——关于北满党的情况和赵尚志等同志党籍吉党密切联系等问题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 ..... (293)

周保中致王新林同志的信  
——请求季青、金日成等来×城会面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 (297)

张寿 给金策的信  
——关于张中孚的工作问题  
(一九四〇年) ..... (299)

周保中给党临时委员会的信  
——通知研究赵尚志等问题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 ..... (301)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  
——关于吉东党组织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 (303)

陈雷关于揭发赵尚志言论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 (307)

陈雷给北满党负责同志的报告  
——关于赵尚志回东北所带部队瓦解原因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 (311)

## 陈雷同志要求保留党籍的申明书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 (315)

## 崔石泉、王效明给北满省委的信

——关于陈雷、李明顺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 (321)

## 金策给于保合、李泽得的信

——关于开除二人党籍问题

(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 ..... (323)

## 周保中给崔石泉的指示信

——关于彭施鲁错误及宣教、供给、保密问题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 ..... (327)

## 周保中关于金策错误问题向旅党委的说明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 (335)

## 金策同志的检讨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 (345)

## 崔石泉关于金策错误讨论的提案

(118)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 ..... (351)

金策关于丢失文件问题向党委做的检讨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 ..... (357)

关于冯仲云的错误问题材料

(一九四四年) ..... (361)

金策关于自己错误的重新检讨

(一九四四年) ..... (363)



## 谢觉哉给祥生的信

——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sup>①</sup>

祥生兄：

我到满洲三个月，可以说没做什么工作，没参加过什么会议，除开自己住的地方（我同北方同志住）什么机关也不知道，会过面的同志很少，原来那地方的同志本少。因此要提笔写报告，实在没有什么，而且恐怕不正确。不过我走的时候，少猷说，你会了中央的人，请说说。孟坚说，你会了中央的人请说说，却都没有教我说什么。我猜少微[猷]的意思，是要说他在此地工作做不开，他多病，要离开此地休养；孟的意思，是要说工作停顿，无钱无人，请中央赶快想办法。现在据我所知道的写下：

先说省委：我们到的那日，也许就是那个钟头，前省委全体被捕，前省委情形无从知道，但是人都说

<sup>①</sup> 注：此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前省委工作紧张些，也许是后省委不做事，就觉得前省委好。不过有一点，前省委不乱用钱是真，被捕后尚存八百元（后省委收到六百元，还有二百找不到存折——八百数目，是监狱中的人说的）。少猷到后，在哈埠调哈西平工人和 C·Y 的张任光（被捕时跑掉的）组织临委，不几天王仲一也来了。这时候，大概第一是建设机关，第二是找线索。不久张任光和李继渊要走，说是李在军法处看见供招（他有[亲]戚在军法处），说他们（被捕的）一概都推在张任光身上，现正派人捉他。李说他也站不住，要走。于是他俩走了，剩了几个外乡人，自然办法更少。后来有一位被捕的李同志释出（他自运动保出的），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推张任光，是指另一位姓张的（即已离开了满洲的）。有人说张李不想在满洲工作，故假造空气，主张要告诉中央。据我看假造或者不是，因为他们本推了一个姓张的，不过他俩不想在满洲工作，确是实情。日子一天天过去，闻说中央已指定黄礼恭为书记，于是一切等礼恭来再办。礼恭又迟之又迟，三月二十边才到，到不三四天又病翻了（仍由少微[猷]代书记）。现在省委的几个人，少微[猷]不积极，胆小，人又病了，走半里路就困乏了不得。他的意思想休息，不想做什

么多的事。礼恭到时，他就提出要走的话。礼恭肺病似到第三期，不过这个人象还精细，想做事，病了没有法子。王仲一说来明白，但消极得很，对省委事似立在旁观地位（我只同住过两三天，象是如此）。他也提出要走，走到什么地方，来上海读书。哈西平是工人出身，人虽有病，却还踊跃肯干，但头脑简单，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包了跑路。尚有一位姓张的，从上海回满的，那人也有肺病，我会了一次，好象可以，但他即诸被捕者所指的人，不便在奉天，到抚顺去了。因此省委仅剩一个孟坚比较的不是病夫能够做事。我走的那天，孟坚说，现在病的病，不的不负责，一方向中央要人，一方又把些人送回中央（决定我同廖如愿走，是少猷时的事），这是一回什么事。他问我廖如愿是怎样的人，我说人还可以，他于是硬要把廖留住做秘书长。在这里不妨附带说说廖如愿，廖去年春在益阳、安化一带暴动，失败后跑汉口跑北京，跑到奉天（他有一亲戚在奉天）找到了关系，经中央证明，于是在那里工作。一个月以前在营口回来，少猷说要他在省委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工作做，他时常发牢骚，说要我工作，就把工作我做，没工作就开发我跑路，于是就介绍他来中央，旅费介[绍]信都已发了。据我

想，现在满委怕只有孟廖两个撑持，如果礼恭还病的话，廖似乎比孟要强。我在湖南虽然知道他做好几年县委书记，但我做的是国民党工作，不详细知道他的工作情形，大概维汉是最深悉他的。

次说说省委工作：在我离满以前的省委，大概说不上工作二字，临委成立没发过通告，哈西平天天跑路找线索，听说沈阳可成立五个支部，已成立三个，但是有几个知识分子，却没同他编支部。我是住在一间屋子里，一天两顿，他们当然忙一点，但我是说不出所以然来。

党务到底是怎样，我也不能说出，只我耳朵偶尔听到的，说沈阳有二十多个同志，内有十多个工人，哈埠有八十几个同志（都是铁路工），抚顺将近上十个，延吉有一点，派了一位韩国同志去，后闻该处发生事变，许久无消息了。大连自前年事变后没有组织，营口、安东闻说有同志但无组织，此外或者尚有，我没听得。沈阳几个知识分子，固然没训练过，但是特别胆小，不加入或者有用，加入就没有用了，不必要的抛弃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我戏说小资产阶级习气要不得，好象这里还讲不上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好出风头，喜欢动下子，不到紧急时候，还不动摇。